



古今事文類聚

外集
十五
尾

IX
99
91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9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五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縣官部

縣丞

歷代沿革 秦制萬戶以上為令 減萬戶為長 皆有丞尉 漢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 三輔縣則兼用他郡諸縣皆有主刑獄囚徒 後漢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自晉後無丞 宋惟建康有獄丞及隋革選盡用他郡人 漢已下皆用一人 唐置京縣丞三員 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人 高宗始為品官 吏部

選授為縣令之一宋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時兩縣簿尉多差出外本縣開官故者有此請皇祐中詔亦縣丞並除新政官人熙寧四年編修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二萬已上增置縣丞一員以幕職官或縣令人充元祐元年詔應因給納常平免役置丞並行省罷如委是事務繁劇難以省罷處令轉運司存留崇寧二年宰臣蔡京言熙寧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興山澤之利皆王政之大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其事縣丞昔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使主督常平坑冶農田水利大觀二年詔丞內除舊額及萬戶以上縣令委是事務繁冗并雖非萬戶實有山澤坑冶之利可以興修去處依舊存留外餘皆減罷

建炎元年詔縣丞係嘉祐以前員闕并萬戶存留一員餘並罷紹興三年以淮東累經兵火權置縣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員元上縣有縣尹縣丞中下縣則不置丞

羣書要語佐理一司一職百里白六帖二子男之職佐阜魯之

政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並同上以管輅之才從趙典之任陳子昂集高府君為易州遂城縣丞丞置文書典知倉獄

漢百官志

縣丞壁記

丞之位八品以下述六職以輔其治也柳子厚武功處煩應卒銛力不頓崔倕縣有七司丞為副貳如州

上佐通典

詩曰剝有老農歌替府揚誠齋聖明收外府皆是九天除姚合畫縣丞舊廳計程航一葦試吏佐雙鳬權德輿上虞丞因君貳

職藍溪上遺我維舟紅葉時方十題慈溪張丞壁花綬倚腰新

關東縣欲春云云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向平津岑參送虞校書赴虞鄉丞

古今事實

丞為長吏

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漢景帝紀

丞主刑獄

丞主刑獄囚徒注史記日記捕淮南太子淮南相壽春丞留太子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通典

占氣遷丞

唐張鷟云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藩籬之鵲豈得料其高哉士亦然矣相書占氣要曰日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

頌議歸丞

獨孤君上通聖君下雜羣尉文墨教令不專有窮然力行務仁推誠愛物謳吟者不歌其宰頌議者必歸於丞陳子昂集彭州九隴縣丞獨孤君遺愛碑序

俗謂閑官

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續通典大中四年敕書

稱曰廉吏

黃霸為潁川太守許永年老病篤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永廉吏雖老尚能拜起

惟曰清貞

唐陸景倩為扶清丞按察使畢講覆州縣殿最惟景倩曰清貞俱有聲氣

裴子甫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蒼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南郡新書

為永不樂

後漢相諱字君山數言忤旨出為陵丞丞勿勿心不樂

佐縣有稱

吳孫堅為下邳丞佐縣有稱

解縣難問

張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太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縣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曰

講經行禮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簫而登降有序蠻酋大服

清靜無欲

後漢張玄字宗君遷陳倉縣丞清靜無欲專心經書

清白但守

唐宋安恭爲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約縱繫囚

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雨時臨曰令請出之今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囚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唐書

白鵝猶雀

王庭珪號澹溪先生召茶陵丞民俗朴陋擇秀民置之學士皆被其化猶胥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爲農家累政不能去公把其宿負白于羣縣之舉邑稱快至公人尤德之胡澹庵集

論免和糴

紹興十八年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尚在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饑常賦且不克不應有和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機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免

引可質錢

汪大猷字仲嘉爲同華丞處事益明其限必信文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樓攻媿集

民稱惠愛

傳察字公輔知洛州永平永在職清謹惠愛及人民到于今稱之傳忠肅公

人頌遺愛

錢公節承臨安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民復業又除一稅積弊亦蠲民瘼至于今邑人頌其遺愛楊龜山錢忠定公墓誌

正心誠意

楊萬里承雲陵張忠獻公謫寓焉勉公以正心誠意之學佩服其言遂以誠名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盤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

盤屋道巴漢二蜀南極山不盡二千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為澤麓故鼠倚墻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誦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為難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稱罷然後臣竟以帝耻不亡遂藉民人田為伍柝長楊矣今又徙驪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衛而三蜀移民游手其間市間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趁農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檄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膠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

蓋枉直之情也。夫承之職也。贊宰之政以修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永能得不可。今永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永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歷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承之署云。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沈亞之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收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承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戾殺之。更自立新帥。太

臣皆從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調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太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糴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盡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輟道櫟陽中。訪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承奉供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討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而爲稀耳。我且與理。下署使其密溫以待之。然後以爲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忿

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雖勇寒猛。飯必抱愧。自
饜於所饗。嗟呼隆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右。正寢西
南。隅其形類。廡一間。覆廈於南。鄰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
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又書行吏抱成案詣丞。
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屬驚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
丞涉筆占位署。唯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
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効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豈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泮
涵演迤。日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
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
余不負丞。而丞喜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
文。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泚泚
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一松。日哦其間。有問者對曰。余方有
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柳宗元

商頌曰。邦畿千里。周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冢內諸
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二縣。幅員
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其貳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

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子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太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糜之地。秦作四十一縣。糜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太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二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已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益難。今天子崇武

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何以廢哉。爲之記云。

新昌縣丞廳壁記

樓鑰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紹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爲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曰。哦。二松之間。永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爲之宰。以勤幹貳其令。有聲於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正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與也。侵官固所不敢。敢慢官乎。求丞乏職。又自有常平。顧役經制等。猶勤

以千萬計。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師垣都使者。幾于
越委以吏事。文符傍午。又時奉檄以走他郡。會邑大夫更易。攝
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
高下。顧雖欲一日掃蕩之暇。不可得。未可以盡田之言。為當然
也。余讀書。是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於潛永廳題名記

洪咨夔

采門葉君。若永玉。潛諸臺交薦其材。垂滿過余。以題名更端。屬
之記。且曰。官無庫崇。職無簡繁。事無易難。惟敬則行。居是官而
思其非敬也。居是官之出其思亦非敬也。上不侵官。以僭下
不怠官。以曠心。止於事。靡他其適。如農有畔。行無越思。其斯為
執事敬乎。世不佞何足以及此。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力

役。簡稽暨上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土膏脉膏。凍解泉
動。坎阡陌。程督坊。澹日與臺。登發。碩相爾汝。過此不問也。有
堂述六面山而俯沼。嘉丹美竹。二伍布列。暇時玩游鱗之溶曳。
聽幽阮之啁啾。弄柔芳而坐客。陰以休其心。負永不敢
知也。余愛其言。知敬於職業。因筆而畀之石。且告來者。

金壇縣永廳壁記

劉漫塘

承以貳其長。自少府寺監。皆然。獨邑平哉。然永邑者。寧以位偏
為嫌。以法筆。占位為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本。皆若已無與
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為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
歟。余觀斯立之為人。蓋寄懷事外。而虛言以為欺者。又公之記
抑有譏焉。不然則為之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顧謂為職之宜。

然其然歟夫食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為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賁之承金壇異於是余居田間雖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也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無間言暇日以壁間刊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礪石以繼傳余記更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為來者則故不離而為之書君名彥相今官承直郎蓋魏王官穎川郡王七世孫真不負承者云

主簿

歷代沿革漢晉有之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置之唐

主簿上轄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高宗始以為品官吏部選授掌付事勾稽有署抄自糾正縣內非違宋開寶二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主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主簿尉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主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自餘仍舊以縣尉兼領從之天禧五年劍州梓潼等各增置主簿皇祐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嘉祐五年婺州義烏永康武義浦江等四縣各置主簿一員熙寧四年陝西河東沿邊城寨等處增置主簿此蓋從廷臣鄧綰申請之奏也今元各縣皆置主簿

一人

羣書要語主簿謂主諸簿司

通典

佐理縣務

四朝志

職司符印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五

十

德壽堂

王掌簿書

百六帖

鳳樓之位鴻漸之資

棲棘之官

糾察準

繩

管轄之司

朱勾勾稽並同上

糾之糾色

日集鄭枋河

西王簿制

善勾邑版之曹

能盡地力之教

胡文恭行呂英制

勾稽之局

蘇澄制

往勾簿邑之稽

段休制

勾較符籍均壹政賦

公是行馬維震制

詩包簿領

二年久

雲霄丁武趨

陳后山送關醇老

輸與能詩王

主簿瑤臺影裏據胡牀

山谷

往吟平地千倉玉

還隱孤舟一釣竿

楊誠齋送簡簿之官臨桂

主簿吾宗秀

其能任爲邦

山谷

惟

君有子又擢桂父子仇香仍一門

誠齋送羅簿之官巴陵

榭葉

曉光路根花春滿庭

溫庭筠送洛陽李簿

西昌王簿如禪僧

日

繁秋菊噉春水

楊誠齋題燈和趙簿思隱堂

輕舟下吳會

三

意何如杜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

同上

官樓仇覽才

林肩

今時習主簿

還見魯諸生

徐俯過張簿村居

欲托山

陽

公歸不受私

陳后山送簡簿之官

巴陵

何郎冰雪照青春

應敵皆言筆有神

王荆公送何簿

金庭養真地

朱篆勾稽官

羅

隱寄剡縣簿

聖朝若用西涼簿

白羽尤能効一揮

烏臺詩話本

朝謝又書生善用兵爲西涼主簿東坡有詩

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

云云

倚賴天涯釣猶能制巨鱗

杜詩寄臨邑舍弟書云王

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

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今日

折腰塵土裏與君作想好懷丘

王元之寄楊山主簿朱九齡詩

古人事蹟

仇覽

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仇覽鸞樓

後漢任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石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太賢之路乎今日大聖良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爲資勉入太學其名大振

景仁彈筆

晉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桓元閣下元聞其善彈筆呼之既至取筆與彈因歌秋風意氣甚適以此大奇之

人曰短簿

王恂爲桓溫主簿人曰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稱曰昂駒

韋元將爲郡主簿楊處稱曰韋主簿有長城之風昂昂千里之駒三輔決錄

北京三傑

唐魏谷倚爲大原主簿與傅嘉謀吳少微號北京三傑

金陵佳婿

唐楊於陵傳釋褐爲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爲戶部尚書

凌雲之志

張彖登科爲華陰簿而爲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

開元天寶遺事

髻鬚之職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王簿制曰旌其忠
藎之心委以髻鬚之職注崔豹古今注羊名髻鬚王簿

俗謂閑官

見丞門

自歎後時

始韓琬為高郵王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
日蔣欽緒見之曰是子歎後時耶唐蔣欽緒傳

號鐵王簿

齊許渙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為司徒王簿以能判時人號曰
鐵王簿

謂王簿

晉書鑿齒桓溫辟西曹王簿為親密語曰徒二十年看儒書不
如王簿王簿

去為宰相

盧公邁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至宰相鄭公餘慶去汜
水為監察御史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趙公宗儒去陸渾為
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至宰相韓愈河南府同官記

後至吏書

顧公少連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
都留守同上

高士不為

漢孫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教士更爲除舍設儲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王簿寶從入舍祭竈請比隣忠恠之陰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王簿子旣爲之從舍其說何也寶曰高士不爲王簿而大夫以寶爲可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訕身訕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王簿乎忠聞大慚薦寶經明爲議郎遷諫議大夫本傳

後來之英

唐徐浩以文學爲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爲麗正殿校理二遷右拾遺仍爲校理見喜兩五色鶴賦嗟曰後來之英也

文有父風

常熟王簿蕭存亮能文辭有父風

籍能口記

唐顏春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云其籍至延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遇事盡銳

唐李畬爲汜水主簿遇事盡銳甚有聲稱雖材童厮養一閱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文移虎害

顧少連字夷仲爲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窞獨移文獄神虎不爲害

證令得免

後漢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至慘体生蟲蛆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今卒得以自免

為父訴冤

穆蒼字相明釋褐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為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蒼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今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

得一偉人

薛奎守蜀或問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謂

也舉進士為新安簿王舉正薦召試權館閣校勘事畧范鎮傳

號為三傑

朱光庭調萬年主簿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鄱縣簿張山甫王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淵源錄

有公輔器

張昇字杲卿少力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有公輔之器事畧

有宰相器

葉正簡公願調黃州南海主簿府帥待制曾開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于朝

遵度好學

崔遵度字堅白純介好學調和州簿事畧

伊川通易

明道先生爲上元簿謝師直尹洛時曰某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易則皆曰非是其謂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譴經主簿乃曰非監司不怒主簿敢非通能如是乎程伊川文集

使講春秋

劉恕字道原公在鉅鹿時爲主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率官屬往聽太史集

集教縣庠

古靈先生陳襄字述古爲浦城簿集好學者教于縣庠由是爲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干吾簿焉言行錄

折粘鳥竿

明道先生再調江寧府上元簿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及罷官臧舟郊外有數人共語曰主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伊川文集

名高士軒

朱文公同安縣簿公廨有燕坐之室爲更名曰高士軒以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楯間年譜

佛首不光

程伊川任京兆鄠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看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

歲現光侯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敢復言有光矣

姦首喪氣

陳襄王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

臧縮首喪氣民畏且愛圖公之像以事之

任伯雨王施州清江簿事戾於民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焉

民知不擾

伊川先生主上元簿田稅不均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簿其稅而買之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

不忍其去

朱文公調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之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後罷

中興係年錄

見而下拜

張商英初調通川簿渝州蠻反詔運使張詵討之惟王荅未降公言於詵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諭之且聽詵檄公行王荅見而下拜蠻遂平趙清獻公抃薦之召赴闕初對袖草茅憂國書以進擢光祿寺丞

服藏錢訴

程明道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

明道問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訴遂服令竟之言行錄

蠲水災租

周憲之王益都簿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各於稅且少公輒太言曰若多放一粒租即當奉効既而躬行田疇所傷果多公悉準法蠲除之楊龜山集

詣堂白事

吳擇仁字智夫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他役獨擇仁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

中詣堂白事耶

赴官控驢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別去邵氏聞見錄

爲簿年四十

仇香字季和學通三經無知名之援年四十爲縣主簿

作書數百篇

蕭存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蘇林廣舊傳

伊川稱其才

聖朝集外集卷之五
邢恕字和叔從伊川學調永安簿伊川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
文院校書東都事畧

石介見其文

劉頴字子望經行純備爲任城簿李迪辟爲從事所著有儒術
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子第之列同前

古今文集

雜著

會昌王簿廳壁記

喬潭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王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摯字某繇
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祕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
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置之冠新豐渭南而爲畿縣以

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爲京邑非良吏無以抒劇非美
誠無以釣貴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
乘入郭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禱乎上物或過
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辨急於奔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
王侯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此之自闕以簡追胥以簿書詰
盜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理司寇不獲僅成咸在公之
鈴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遠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
加之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邁得不有孝孫非少宗伯之凡
文不有令德顧懷茲邑必復康侯進吾往也夫仰東井倉期大
帝山水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冰雲書積濯龍之靈液乎矧乃
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聖休將濯軒施紅顏於千里豈

俟辭滿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潭泰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
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抄志于
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論王簿差出之弊

樓鑰

臣切惟縣置王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
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王簿在
縣官中最為事簡差出不時甚至公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
有勤幹之吏困於往來欲竭力効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
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
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
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於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

意為奸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
於幸免然則王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
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
責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縣王簿量立定制每歲出者不
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
者不得以請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
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被實惠矣

箴送戴兄王簿

劉漫塘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
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迤施民乃慢易
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王

事類彙編卷之十五
母忘母荒上帝臨女

占詩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樓鑰

高士不爲簿子嚴論獨殊不遭何不可而况主簿乎夫君豈其
裔南明筮仕初要知官無卑祿可代耕鋤正須勾小稽使民能
樂輸矧復兼尉曹風竊隨除驅兩職去民近亨途此權輿君誠
吾里秀賢厚素有餘埋蛇有陰德映雪讀古書起家決儒科鄉
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相與久相娛小別不足惜未克臻子裾
邑境連臺剡好山環四隅一平永鄰封川陸通舟車乘輿或一
往徑欲造庭除公餘想續文尤當惜居諸會看興公賦擲地金
聲如

劉送仲起主簿

樓鑰

劉郎鸞樓海濱邑不減向來人姓習自然軀幹即之溫語恐傷
入中有立論交雖厚笑其體御史以嚴無束濕公餘黃卷煩卷
舒藝圃工夫日加葺永嘉素多君子僚休沐新盟有清集伯倫
忽去誰鯨吸欲挽不留情悵悵君年方盛才有餘逸驥寧容在
羈勒期君速蹈功名機塞草連雲朔風急

和李主簿

廖明畧

李侯持尺壁十五城不換劔飛偶棲棘孤鳴異巢鸛淮海一浚
又博洽識理亂國論匪與聞偷將經術斷君家文多豪陵嶠賀
白觀

送謝主簿

黃山谷

竟陵王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湘松無心古鬚鬢天球不
琢中粹溫落筆塵沙萬馬奔劇譚風霆九河翻胸中快疎無怨
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驚魚使水渾漢濱
耆舊今誰存駟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習鑿齒枉笏看度南
山雲

律詩

送姚王簿歸龍溪

翁卷

三考今批足應無愧此心只將零月俸買得下張琴歸處路猶
遠到時冬已深邑丞詩極好閑暇可相尋

送趙振文王簿

樓鑰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瀾已知官業非時樣猶喜情

親而歲寒志大自天然羞附驥官卑何用歎樓臺小鄉鄰上加文
度更比年時刮眼看

送張主簿

顧非熊

松窗久是食霞客山縣新爲王印官混俗故來分利祿不須長
作異人看

東張簿一首

劉漫塘

簿書閑過幾牛腰一縷清香午未消柅室醉吟誰是伴鐵城折
簡可頻招

又

細肋朝來正割鮮瓦瓶先臘湛寒泉香樓枕簟寧多日斷送樟
飛上九天

送張端蒙王含山簿

劉漫塘

計利無非利辭難枉作難驅車平路去高林此心安縣小勾稽
易時危賦歛殫好裨千慮失可使百憂寬

送劉主簿秩滿東歸

劉漫塘

一官簿領十年間此去青雲手可攀勝日西湖浮畫舫頻將
酒醉孤山

寄熊主簿

劉漫莊

一出懸知計已非更堪留滯未成歸即今白首負松菊何處青
山無處不恨老從中歲至但悲事與素心違當齊寂寞生秋
草幾度臨風憶社微

送趙阜主簿

劉克莊

罷粉無廉局蕭然古廨寒土稱為善類民說是清官力簿難推
轂身輕易起單竹林逢大阮試為問平安

送歐陽主簿赴章城

蘇子瞻

鳳雛驥子見相交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通牙籤三萬軸却來小
邑試牛刀

送羅正夫之官餘干

楊萬里

番君小屈習鑿齒且與刺頭簿書底郎看給札試臺蘭飛上木
天校文字

贈咸陽王主簿

鄭谷

可愛咸陽王主簿窮經盡到昔賢心登科未足酬多學執卷猶
聞惜寸陰

縣尉

歷代沿革漢太縣兩尉小縣一人長安有四尉分爲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爲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爲右部並四百石廣綬大冠王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因之晉洛陽皆置左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北齊郡縣置二尉隋改爲正後置尉又分爲戶曹法曹唐初因隋制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論事是也武德中復改爲正七年復爲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高宗時爲品官吏部選授五代久廢而盜賊鬪競則屬鎮將宋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員在主簿之下俸

賜與主簿同其鎮將口許勾當鎮下烟火爭競公事至和二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公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崇寧元年詔重立法地縣尉舊差武臣處並依元豐法元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不署縣事專掌捕盜賊及烟火爭競公事

看書晏安語一命仙吏白六帖鴻漸之資神仙之吏同上黃綬位

輕重而雲望重陳子昂集送齊少府序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

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著爲之俗號三緊官赤尉坐繫以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爲榮也兩京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雜記尉掌巡捕盜賊及檢覆之事四朝志 曩居尉督胡文恭制

守尉察善於追胥同上行王德悅制尉王盜賊凡盜賊發王

名不立則推察行尋按察奸宄以起端緒後漢百官志

詩曰李侯雖薄臣時譽何籍籍高適贈李少府庭戶蕭條燕雀

喧日高窓下枕書眠杜荀鶴贈崔少府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

琳李白送少府赴選迹留黃綬人皆歎心在青雲世莫知高適

公堂瀟灑有林泉祗隔苔牆是渚田鄭谷世人皆醜雞安可識

梅生李白留別劉少府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岑參隱吏逢

梅福遊人憶謝公杜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岑參夫子送君

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白居易送王尉

古今事實

傳為仙尉

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仙漢書本傳

號曰香尉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述異

此聰明尉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
文援筆到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到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
記之非舊者也由是知名時挺泄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
耶他日持麈尾令示奉古下覽便諷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且
四十未嘗見此

以幹治聞

唐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楊素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不附郡守

趙忠簡歸寓常山縣郡守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書疏往來可為可貨以媚時宰客諭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蒙之詰守猶疑漏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畧入解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趙焚篋中書及屏并力之屬此蒙之挾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于朝時宰疑其已甚從蒙之尉蘭溪使遊守上初即位大臣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守監簿

薦辭主簿

查道為館陶尉廉介與妻採野蔬為粥以療飢道不勝貧欲去官會都運使樊知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縣王簡葉齊知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長編

不為秦客

汪洙字養源尉宣城秩垂滿闕令職狀一紙知州秦梓意其必求即薦之洙終不屈或問何不從內翰求文字陞陟曰若為所薦則終身為秦客矣洙不辭再為判司一任紹興正論

稱為鐵面

楊王休字子美調臺州黃岩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

狀白於郡縣，疑他州閭里，歡傳稱公為鐵面少府。樓攻媿集

手殺強盜

劉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無錫尉，手殺強盜，改大理評事，知鄆縣。

追斬賊酋

蘇絨移開封府陽武尉，劇賊黑李一等倚居民為藁藁，吏莫能捕。絨蹤跡得其所，在乃集衆大索，縱焚傍鄰十數家，賊酋果自火中逸出。絨追斬送府，府尹賈昌朝大駭曰：「儒者乃爾，輕生邪！」

魔賊杖遣

汪太猷字仲嘉，初尉江山州，符捕來幕鄉。魔賊公曰：「賊有無豈不知第呼某食？」二人杖遣之。樓攻媿集

擒賊優賞

蘇文忠公知穎川，穎有宿賊尹遇，羣黨驚動朝廷，以名捕不獲。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直方緝知所在，躬往捕，手戰刺獲之。

亦親民官

至和中山陽尉李宗順，百姓由蝗抑食之，提刑孫錫奏劾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削其官。」

有憂下心

寶元初，明州慈溪尉裴明允，偶儻不羣，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云：「漢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屢」

從縣道書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

石試館閣

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揚子縣尉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為館閣校理神宗實錄

召為理丞

雷有終為萊蕪尉發知監劉琪奸贓而代其任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事畧

著報政錄

王傳文徙南豐尉有能聲里人饒光輔為之著許注報政錄刊之于石仁宗實錄

記部人名

汪太猷字仲嘉調衢州江山縣尉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下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後龍太淵在閣門聞公諭德之際亟稱以為當人坐中問曰亦與之孰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為三衢兵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聞者亦服樓攻媿集

大小杖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伍伯執大杖譚益大其杖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如筋安之令伍伯空手行乃不能學見聞錄

五色棒

曹瞞除洛陽北部尉初八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左右各

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欽迹莫敢犯者魏志

有鵝鵝灘

河南伊閭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公臺者先有灘出石燦金沙清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鵝鵝僧孺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鵝鵝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果拜察院唐康駢劇談錄

開射鴨堂

孟郊為漂尉開射鴨堂坡詩註

奏讀七志

常述為洛陽尉馬懷素奏與諸儒即秘書讀七志

雅善五言

杜審言初為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上寶劍篇

郭震字子振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武后欲詰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即授鎡曹參軍

賦金瀨詩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有臺輔器豈以子孫相諉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之

郎名公座

蘇珣授鄆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鄆縣本多詞訴近日遂絕由公為其疎理因指顧廳事曰此座郎名公座也但恨非遲

暮所見耳

入為翰林

白居易調鑿屋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學士

遷為御史

李程為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

著議見稱

唐高郢字八楚舉進士擢第授華陰尉曾不合用天幸禮樂乃引公羊傳著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名稱大振

藍田尉柳宗元名聲大振於時

清水明鏡

河北尉馮謙復自謂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春蘭秋菊

裴子餘補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誼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二子優劣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後為監察御史

名著三傑

富嘉謨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魏谷倚為太原丰簿皆以文辭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

惠歸一尉

員半千授武陟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以賑貧餒不從會令赴州半千便發倉廩以給饑人刺史郭齊宋大驚因而按之時薛

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宋曰公曰姓不能救使惠歸尉豈不愧也令亦愧服

人臣極位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瑄與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云太李少府人臣極位小李少府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沉晚達亦當貴皆如其言

郡吏望風

李白為廬城令李錫碣云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郡吏固測望風敬憚焉

擒姦擒伏

李勉為開封尉昇平日久見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

理勉與縣尉盧成軌並有擒姦擒伏之名

清心苦節

裴景昇為尉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上考為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

說請以五術

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係罷察五要簡官事

自陳通五經

馮元少好學崔頤止孫奭授以五經太義為江陰尉皆詔明經

補學官自陳通五經遂以為國子直講

彈琴詩藥

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略好論辨武后稱制懼不容其高調耳
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詩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能配
牙卒又趙元亮為宜祿郡默然無言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
將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如也 陳十昂集

去位客遊

高適補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歌舒翰表為
兵曹

請為代役

裴佖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

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佖請為代役要如程當時稱
其義

廉無厚蓄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
破產盡家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官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
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其不道以歸
于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古今文集

雜著

鄭縣尉廳壁記

梁肅

自華而東東距洛師抗雄多臨大道其縣有七若接接天府號

因舊國分鄭爲之首又斜麟其六焉天官每銓士補吏常屬意於此三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畿服之偏者難易相隔不啻數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之後賢侯才子曰蘭陵蕭種以貢敏恪慎再命爲尉掌倉曹出納與工德修飾之事事舉職修而今各隨之暇日謂予曰之邑之作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廣德中以賊臣周智先以河潼叛放暴兵焚官寺且脇誘將吏生立已祠而棟宇斯崇及王師致誅牧民者從便宜而重改作乃刷滅凶虐之遺塵徙二治焉是廳蓋祠之餘也嘻曩者憑而爲妖今乃卽而爲政合於太順用鑒將來是宜書之以告昧者予於是著之屋壁且以紀夫人之美若風俗疆土與置邑之年代分於尉今監察御史黎逢嘗編爲鄭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視也

故不書時御史中丞董公爲邦之二載秋九月安定梁肅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強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乃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就肯爲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尔若夫平闇訟牘充狹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証在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大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爲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焉雖然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

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五
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徙贛縣東尉治記

洪邁

贛尉分東西久皆治郡下仍其方以居東部僻處於兵寄而郡西偏蕭寺歷年所不能自還與西俱西地夾其實尉官橡參軍底氣力羞卑錄錄塵埃間視景蚤莫勢不暇小有建立指日得踐更逝如脫兔郡縣之長吏固莫或知知之亦莫或問如是殆三十年予之來守也事建東江飛梁邑長趙頌何始為予言尉以東名官而強顏為西贅位無小於關觀不宜幸得徙歸之正名居方界橋為安一役而兩利集計成便於是尉官缺南康田橡棒檄來擣承忘其身之羈畢力關策經行空曠地度可容百室者即日得南距橋僅百步愿民致書或持圖券以獻古道傍

出尚約略可尋政走雷岡徑也秦歲積五紀雲霧開天藏而神閱之定有數基具矣安所得屋郡有邸一區其左物或馮焉儼不售撤以為之堂又取野廬二楹以立廳事費無巨類皆我之自出蓋不伐一木而迄成吏士環居整莊如翼過者輟步騷歎老道士年八九十目見歲就亦洒然以驚予曰人不難就始及必翫假板廡祿逆旅尸厥官且趙令君秩過期新令鼎來民聽懷向背真尉又扣鏡田不可畱然皆曰即得斯役成吾願接游去此予既其實味其言賞之以酒而為書其事且告之曰國家方惡材二字往矣乾道八年十月九日記

溧陽尉治題名記

劉漫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其人也人稱

其職則可不則差之一舉自自得師焉記所由作也尉秦官也
至于今不廢其職禁暴戢奸邑所籍以立也溧陽尉治龜石以
紀前人名氏冠之文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下
今尉陳君又以請更端也金陵屬邑五溧陽尉所統巡徼之隸
視他邑獨倍徙巖谷縈紆湖波浩渺平野際天其地曠也地曠
而遠於府民多負氣而喜鬪並水通逃出沒易以爲奸比君至
皆束手屏跡其政明其令嚴公且清也君余友名景周字仲思
故相秀國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歲紹定戊子秋九月也

金壇縣尉題名記

劉漫塘

今尉秦官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哉有繁簡重
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好事者是其仙其相承以

仙名尉尉亦聞風竊想以不事事爲高余切陋之按漢書子真
爲尉後乃弃官初非不屑其職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忍
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有爲爲之顧指爲仙已不足以知子真
豈真知爲尉者哉金壇尉趙君侑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予
爲序後尉胡君自誠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
中太子鉞武節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五六年間
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戍其時與事不同而余之序無
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在玉牒胡乙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
歲月序列如左嘉元甲戌元日記

論縣尉捕盜賞格

周必大

臣切見國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聞

敵捉殺賊全失十人以上合入令錄人並授京官仍賜緋章服至天聖八年又詔合入令錄人止令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用賊賞改秩今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遺意其後奸弊日生凡縣尉因弓手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爲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如是傳會而習熟不以爲怪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未蒙施行自後略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歲已有十八人一年十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圓者尚不在數蓋緣舉主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其數浸廣向使縣尉果有才勇手格強盜雖更加擢用初未爲過其如假借弓級牽合人數外

則州郡提刑司胥吏坐受計贖綴緝文欵內則棘寺省部審覆之際多以賄成使朝廷坐受欺罔輕界爵秩甚無謂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勅令參攷新舊賞格分別輕重稍爲限制仍申飭外路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体問是與不是躬親闡敵然後保奏庶幾革去僞冒有功者勸取進止

論縣尉獲賊賞

周必大

臣切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丞有舉主關陞改官方得爲邑重民事也今初官爲尉偶獲強盜七人不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資序又有徑爲邑者則是擇令輕於擇丞臣切以爲過矣異時山東河北之盜類皆桀黠驍果其徙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

湖閩廣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在有之籍
令爲尉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稍猶於邑政未遽習也况乎兵格
闕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子產有
傷割學製之譏也願詔有司具爲令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東
部先給公據候歷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使彼既無營求舉狀
之勞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之迂名緩其期厚其賞所貴稍
更民事不至政學取進止

古詩

薦子血郊

韓愈

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孜孜營甘旨辛苦人所冒俗流知者
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聖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憂遇均

覆書元承薛與張二公迭懷悼青雲迭吹噓強箭穿魯鐔胡爲
久無成使以歸期告

贈瑕丘王少府

李白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爲來作南昌尉秋風佐鳴
琴寂寞道爲貴

律詩

送孫十尉溫縣

錢起

飛花落絮滿河橋千里傷心送客遥不惜雲香染黃綬惟憐鵲
羽下青霄雲衢有志終驥首吏道無嫌且折腰急管繁絃催一
醉頰陽不駐引征鑣

送嚴維尉河南

錢起

蕙葉青青花亂開少年趨府下蓬萊
甘泉未厭揚雄賦吏道何勞賈誼才
征陌獨愁飛蓋遠離筵只惜鳴鐘催欲知別後相思處願植瓊枝向柏臺

送李郎尉武康

岑參

潘郎腰綬新雪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
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即耻家貧
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送張元直尉鹽官二首

楊廷秀

壁水寒蕤客春闈擢桂郎折腰端小尉
整翮未須忙德進官無小詩灋譽更香
會看兩鵬鵬飛下蓼灘角

溧水孟東野南昌梅子真平生一少府
千載兩高人白馬松梢寺朱旗雪外春
村行如得句寄我大江濱

送劉孔章縣尉得官西歸

楊廷秀

早宴黃花詣粉闥晚接春草染朝衣
却提猛士弓彎月去掃封狐雪打圍
綠髮朱顏君勝我青春白日我思歸
何時共淪青原茗下看江鷗來去飛

送張端衡尉句容二首

劉漫塘

梅仙西上古仙鄉梅蕊先春特地香
自是知人聞魯析縣知賈盜避秦疆
名山久盡清無穢窮巷猶聞缺蓋藏
惠政由來要全美須君努力佐琴堂
又去鄉喜見似鄉人君去家山祗比隣
令長垂髫同里社交承握手記城闌
絃歌堂上寧忘舊樽俎筵中必告新
若也從容問無恙爲言魚鳥已情親

送建安鄭尉

劉克莊

蕙葉青青花亂開少年趨府下蓬萊甘泉未厭揚雄賦吏道何
路人能說尉一似建溪清寸錦不携去東書相伴行無心下舉
將有面見賢兄應笑東陽令淹留白髮生

贈曹少府

孟浩然

鴻漸昇儀羽牛力列下班處腰能不獨居劇休常閑分訴人無
語除邪吏息姦欲知清與潔明月在澄潭

寄孫從事登第初授華亭尉

方干

聖代科名酬志氣山川秀色助神機梅真入仕提雄筆阮瑀從
軍着綵衣

寄藍田韋少府

鄭谷

王畿第十縣縣尉是辭人館殿非初意圖書是舊貧研水泉寶
響寒雪廟松春自此升通籍清華日近身

送許崇之官涇縣

同前

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官前賢同此風佐理人安
後篇章莫廢功

送楊瓌尉南海

岑參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縣樓重晨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
雨江明五嶺春此方多寶玉慎莫厭清貧

送趙少府

李白

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日送煙雲高揮扇對酒
樓持袂滿離憂

寄武陵李少府

韓翃

小縣春生日公孫吏隱時楚歌停晚醉蠻語入新詩

送鄭少府赴洛陽

岑參

子真河朔尉邑里帶清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

題永樂韋少府廳壁

同前

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故人足邑尉過客駐征軒

題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鬱相望東西百步陽抱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

檻仍開射鴨堂

示李時叔

王介甫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為向下東南尉藜杖緇

巾得往還

巡檢

歷代公輩宋有公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
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
又有刀魚船戰棹巡檢江河淮海置捉盜巡檢又巡馬通鋪
巡河巡捉私茶鹽等各項其各分以修舉職業皆巡邏譏察
之事元有大都四南關巡檢

羣書要語同預警巡

宋廣平集賜同巡檢勅

選當一道之衝俾

邏四封之警

胡文恭行鄭從政制

材著幹勤職司警邏能發

於陰伏多剪除於寇讎

胡文恭行林友制

古今事實

蜀中俊傑

曹光實為黎雅都巡檢安集勞來民吏懷之召還太祖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東都事畧

水泉神射

何灌字仲源由武舉為府州黃河東岸巡檢賈胡嶮有水泉子虜嘗寇境南及灌慮異日為邊患盡折絕之虜忿聚兵千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着崖石皆沒鏃後虜官肅大帥者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漢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東都事畧

擊數千騎

保興嘗為寧夏綏縣都巡檢常巡按番子砦并黑水河觀谷中

戎人數千人邀戰保興伏兵千河許俟其半渡急擊之其後戰有功東都事畧

破三萬騎

燕達為延州巡檢戍懷寧此有羌人以二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破之東都事畧

盜聞皆遁

桑擇為永安巡檢羣盜聞桑敗直來皆遁去

城降請賞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道劉繼元將有異志太祖怒以其誣害忠臣命傳其人于進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罪當請賞爾丁官歲餘其

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誘降請賞太祖曰賞不可濫得也進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

知材可用

姚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內殿承制

務在武勇

景德三年封事者言諸處巡檢務在武勇疆圉乞不以閑楚江浙川陝人為之上謂樞密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若此區別非任人之道職畧

古今文集

雜著

書汧州巡檢廳壁

傅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失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禁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面山地雖偏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寇官事修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累以區區之邑而有數百盜縱于其間傍與他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虛路而無由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頗章前弊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已息矣於是封域靜寧帖焉下驚居日多服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頽用剝殆不可居得華

聖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於民半出私俸規模宏偉數倍平
昔可以示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厲其嚴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
愧奇念其廉弛其嚴則是廳廣豁遂深軒危瑰瑋更盛於今日
亦奚以爲哉徒增過重不德爾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
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於是廳某屋未華於是廳思以土木
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
廳壁以示之

乙禁戢巡尉迎送劄子

洪邁

臣切惟巡尉之官專以捕盜賊督姦猾爲職未嘗言其將迎上
官巡視傳舍也而間者以來惟事趨走漫不復以職事爲意而
最甚者如都巡檢使所部或連三州或跨兩路凡監司守貳之

去來必候之於境上所帶兵卒數十輩無俸可借則歛之衆軍
以給所歷道路數百里無貲可贍則取之村民以濟若所除盜
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動涉一兩月設部內不虞而有鼠
竊狗偷之盜當以何人捕之夫居此官者亦豈樂爲奔走之役
哉一或不至則上官以爲失禮因緣摺撓使不安位故相承爲
例欲罷不能非有以懲革之實爲未便臣愚欲望聖慈行下諸
路提刑司約束所部巡尉今後遇監司知通初到許量帶兵級
出一程防護若只值出處經歷而在監司五十里內者許其送
迎過此以外皆不得出如尚敢循習遠去者乞并受接之官差
治其罪庶使各安職業精意徼巡不至虐費軍力其爲民害如
蒙聖意開可乞令刑部議法施行取進止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00100